

開放文學－歷代話本－新編五代史平話 唐史平話 卷下

詩曰：稱尊享御謾君臨，辜負當年告廟心。
身死伶人優戲手，只緣批頰縱淫淫。

話說李存勳襲位為晉王，已經一十三年。當嗣位之時，年逾弱冠，麾下諸將皆是白首行陣之人，晉王結以恩信，斷以英武，故能服真定，並山東，囊括漁陽，包舉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溫殄滅；偏師入蜀，而王衍就擒。如此所為，不負當年三矢告先王廟的素願。使聽張承業苦口之諫，卻傳真之佞說，遲遲歲月，俟寇寇削平，復唐社稷；不然，滅梁之後，進承唐統；庶有以自別於一時僭竊之徒盜於大位的。可惜著志小氣驕，誇功自大，用宦官做監軍，用伶人做刺史；酷好伶人倡優之戲，狎侮褻慢，無君人之度。故門高之弑，樂器之焚，亦是自取其禍也。

且說晉王從那天祐十八年正月，得魏州獻到唐國受命之寶，諸將一力價勸進。是時張承業未死，晉王心猶憚之。六月，藩鎮陳請收用唐室舊臣，嘗有朱友謙遣蘇循詣行台。蘇循來到魏州，望見晉王府便下拜，人或怪之，循道：「吾拜殿也。」見晉王呼萬歲，三舞蹈，垂泣稱臣。晉王曰：「吾與爾比肩事主，怎用稱臣？」蘇循曰：「大王功隆德盛，天相人歸，自宜即真登極，以慰天下之望，何用謙虛自牧以藩方自處乎？」王遜謝之。次日，蘇循又獻大筆三十枚，道做「畫日筆」。王得之大喜，即日命蘇循做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見其諂佞，深疾惡之。八月，張文禮作亂，遣間使往契丹求援；又遣使告梁主請兵。文禮妒忌趙舊將，多有無罪遭其誅殺的。趙將苻習統軍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於晉王曰：「苻習有異志，不可信，願大王更用他將代卻苻習。」苻習乃見晉王，泣涕願留麾下，當效驅馳。晉王謂苻習曰：「晉與趙王同立盟誓，攻討逆溫，義同骨肉。不擬一旦變生意料之外，禍起肘腋之間，吾痛念之。您苟不忘舊主之恩，能為之復仇否？若有意，我當發兵運糧，助汝調遣。」苻習共部下將三十餘人，聞得晉王的說，以義激發，將足頓地慟哭曰：「大王果垂念故主輔佐之勤，許以復冤，我等豈敢愛身？不敢煩霸府兵馬，願將所部軍搏取凶豎，以為王氏雪恥復仇，雖死亦不悔恨！」即日授苻習為成德留後，命史敬瑭、閻寶等將軍馬助苻習討張文禮。時張文禮腹患疽，驚懼而卒。文禮的兒子張處瑾接戰。敬瑭戰敗，中流矢而死。十月，晉王聽得史敬瑭中矢死後，鎮州未下，待要分軍去攻取鎮州。有戴思遠得知此意，悉引眾軍乘其虛，攻襲那德勝北城。晉王軍下一日捉得梁軍的奸細，具知戴思遠有襲德勝城意思，急命李嗣源在那地名戚城藏伏了兵馬。李存審統軍在德勝屯駐，先引帶幾個馬軍，誘思遠軍出戰。戰未數合，存審佯敗走，梁軍不知其計，盡數出陣追殺。是時，晉王自率馬軍三千人，皆披帶鐵甲，和伏兵四面掩殺，梁軍大敗，喪失軍馬二萬餘人。十一月，晉王吩咐著李存審、李嗣源據德勝固守；自統軍馬攻打鎮州。經十餘日不勝。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趨定州求救。晉軍追趕，拿將韓正時殺了。

天祐十九年，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聽得我在南兵少，若不攻德勝，則必襲取魏州，不若咱兩軍分備兩處。」李嗣源分軍屯澶州。戴思遠與將佐謀曰：「晉軍專守德勝，魏州必無措置，咱悉引軍襲取魏州，出其不備，可以成功。」才向魏州路，則知李嗣源亦先引兵拒守，數遣輕騎出馬挑戰。思遠探知李嗣源有備，乃西趨成安，大掠而去；徑攻德勝北城，掘開重塹，築起重城，斷晉軍出入之衝，晝夜攻打甚急。存審一力拒守。晉王知思遠攻德勝，從幽州統率軍馬馳赴魏州，不五日間已到魏州城下。思遠聞晉王大軍已來，燒營逃去。晉閻寶引兵到鎮州城下，築築城壘，周匝將鎮州團團圍了，決引滹沱河水環繞城外，絕鎮州糧道。城中食盡，遣步卒五百餘人待突圍求食。閻寶聽其出城，待設伏兵取之。其軍卻攻晉長圍，俄而數千相繼來攻，遂壞卻晉軍長圍，縱火燒營，晉軍大噪而敗，退保趙州。晉王授李嗣昭為招討使，替閻寶職事。會張處瑾遣步軍一千餘人迎接糧運，投九門田地 &~YWGV1;去。李嗣昭就彼處埋伏軍馬，截其歸路，擊之，殺虜殆盡。鎮州軍放箭，射中李嗣昭腦，嗣昭拔卻箭，還放一箭，其人中矢即死。是夕，嗣昭中矢瘡痛劇，亦卒。八月，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初以俳優之伎，為晉王愛幸，晉王授存儒為刺史；專務陪斂，至於防城軍卒，皆計月納課錢，即縱之歸。梁段凝、張朗密地統軍，乘夜襲之。次日，登城，將存儒執了，遂撥衛州。九月，張處瑾謂其弟處球曰：「李存進孤軍無備，不如襲而取之。」張處球率所部軍七千人，收旗息鼓，到東垣渡下營，逼近李存進軍營。李存進倉皇狼狽，引敢死士十餘人門於橋上，鎮軍退卻。晉遣馬軍截其歸路，夾攻之，鎮軍俘斬殆盡。存進為梁軍流矢所中而死。晉王授李存審為招討使。鎮州食竭，張處瑾遣使詣晉王投降，晉王未許。會李存審攻城，有中將李再豐鎚城詣晉軍，開門迎降。李再豐自捉了張處瑾的兄弟，並其黨高濛，囚置檻車，送赴晉王行台獻俘。趙人請殺處瑾等，剮食其肉。將張文禮赴市曹剮了。苻習令部下求王鎔遺骸，偶於故侍者家得之，晉王致祭而葬之。授苻習為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主無後嗣而未葬，習當斬衰成服，慟哭而葬之。俟葬畢，卻拜命未晚。」葬訖，詣行台。晉王使為天平節度使。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親詣承業居第，為之行服，如喪子姪之禮。晉王聽得訃音，數日為之不食。

天祐二十年二月，晉王欲立行台丞相，就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充選。欲用河東判官盧質，質固辭，讓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即日拜為行台左右丞相，以盧質為禮部尚書。三月，晉安義留後李繼韜遣使詣大梁請降，梁王以繼韜為節度使。是時，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餘事故主逾一十餘年，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喪亡，柩尚未葬，郎君遽背君親，忍恥事讎，我雖死不能從也。」遂據澤州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募敢死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焉。四月，晉王存勳就魏州牙城之南隅，築一高台，擇日登壇祭告皇天后土，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為同光元年。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改魏州做興唐府，稱東京；以太原府稱西京；改鎮州做真定府，稱北都。是時，唐之所得者，凡十三節度五十州。閏月，立唐宗廟於晉陽，追尊曾祖執宜為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為獻祖文皇帝，考晉王為太祖武皇帝；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宗以下為七室。卻說契丹屢進兵入寇，幽、衛二州皆為梁所取，潞州又復內叛。唐主患梁未可攻，一日，有鄆州將盧順密來奔，為唐主言曰：「鄆州軍不滿千人，固可襲而取也。」唐主密召李嗣源與之謀議，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平，今鄆州軍弱，固可一鼓而下之。若得鄆州，則心腹內潰，而東平可得也。」嗣源因胡柳陂之敗，常以為恥，欲立奇功以補前過，對唐主曰：「今用兵年深，生民疲困，苟不出奇決勝，如何得成大功？臣願獨當此役，陛下不必為憂。」李嗣源統精兵五千趨鄆州，大軍已到城下，日色向晚，會天時陰雨，道路昏黑，將士皆欲解甲稍歇，高行周謂嗣源曰：「此天贊我決勝之機也，彼必無備。」乘夜渡河，鄆人皆不知覺。李從珂以身率先登城，將守城卒殺訖，開著城門，使唐軍入城。嗣源下令禁約軍士，無得焚燒宮室，劫掠財物，恩撫士民。捷書至，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策，吾事濟矣！」即署李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梁主懼，遣使詰責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五月，梁主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唐主聞之，自統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城。臨行陸辭，唐主戒之曰：「王鐵槍勇略無雙，宜謹備之，不可忽也。」王彥章統諸將急攻南城，守殷敗走，彥章乘勝連撥諸寨，聲勢復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與王彥章數日百餘戰，比到楊劉，士卒之亡者過半。彥章以步軍十萬人攻楊劉城，李周盡力拒守，每與士卒同甘共苦，故能得軍心，效死勿去。彥章兵雖眾，竟不能取，退駐城南下寨。唐主親帥大軍救援，每日行六十里，兼馳騁收獵，自以為李周在內能守，不以為憂。六月，唐軍已到楊劉，梁軍深溝固壘，不可得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曰：「楊劉之圍已合，奈何？」崇韜對曰：「臣愚以為彥章乃勁敵，當以計謀取之，不可與之角力也。臣願陛下就博州東岸築建城壘，固保河津，既得與東平聲勢聯屬，又可以分賊兵勢。只有一說，彥章亦智略之士，恐其侵迫我軍，則城不得成就。願募敢死勇門之士，每日與彥章挑戰以牽制之，使之旬日不得東下，則我城可成。」七月，彥章軍急攻楊劉，李紹榮用火（木代）焚梁之連艦，彥章退保楊村。唐軍追擊之，梁軍死沒凡二萬餘人。楊劉之圍已解。趙張、段凝恐彥章成功，百端沮撓，由是徵歸大梁。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杰攻取鄆州。唐主聽得梁軍將至，自引兵就朝城田地 &~YWGV1;屯駐。恰梁將

康延孝來奔，唐主親賜宴，從容訪問梁主事勢。延孝對曰：「梁朝土地不為狹，兵旅不為寡；然主見昏懦，不能專任將帥，以責其成功。近聞將以十月數道起軍，令董璋趨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臣切觀梁兵聚則不為少，分則不為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自帥馬軍五千人，自鄆州直抵大梁，擒梁之偽主，則不出旬月之間，天下定於一矣。」唐主聞之大悅，解錦袍一領、玉帶一條、銀合茶藥賜之。授康延孝為招討指揮使。十月，梁主欲發數道軍馬，大舉入寇。唐主深以為憂。一日召諸將計議。李紹宏等曰：「鄆州難舉，乞割易衛、黎陽之地，與梁結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曰：「若行這舉，真是養虎遺患，非謀之善也。假之以歲月，則彼盛我衰，吾且無葬地矣。」諸將退，獨召郭崇韜問計。崇韜對曰：「陛下問臣，臣不敢隱嘿，謹條其事以奏。」疏云：

陛下焦心勞思，不解甲，不櫛沐者，十五餘年，初意在於除凶雪恥。今位號甫正，殫數年之力，始得鄆州尺寸之土，不能固守而棄之，臣恐將來糧食已盡，將士離心，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近詢康延孝，頗知河南事體，度已量敵，日夜思之，念此至熟矣。私切自謂成敗之機，在於今歲，梁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險不復為備。凝將略非長，誠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軍。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將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進退失據，束手就降，則諸鎮望風而自潰矣。

唐主覽奏，喜動天顏，批答云：

覽卿所奏，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卿有事宜，不拘早晚，聽叩宮門進入。

是時，王彥章將兵來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索戰，王彥章出陣打話道：「咱是梁將王彥章，今統大軍要取鄆州而後朝食，陣前將軍有通身是膽的，請出問話。」李從珂綽馬而出，答道：「咱是大唐皇帝的皇親，國家利害，死生以之，願借城下與將軍一決勝負，將軍莫待走休。」話訖，二將馬交，如二龍奪寶波心，似兩虎爭餐岩畔。鬥經幾合，彥章部下一員將劉全被從珂一箭射死，彥章軍敗，俘斬近萬餘人，彥章退守中都。李從珂奏捷來至，唐主喜曰：「鄆州已得凱捷，足張吾軍矣！城之銳鋒挫，我之軍聲復震。」於是大舉伐梁。臨行，遣劉夫人並皇子名繼岌，及將士之家屬，悉歸與唐。與家人訣別，謂：「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口於魏室而焚之。」劉夫人謂唐主曰：「事機之來，急如弩箭，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今日之事，只合進攻，不宜退守。陛下決意徵討，毋以老妾為憂。若事之濟，庶可畢先皇未遂之志，吾死且瞑目矣。」唐主即日進軍渡河，晝夜倍道，水陸俱進。以李嗣源為先鋒，遇梁軍，一戰，彥章中流矢敗走，李紹奇躍馬追趕。彥章曰：「吾出入鞍馬，二槍自隨，鐵槍之名著矣。前後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敗於此，是天亡我，豈戰之罪哉！」彥章創痛馬跌，為李紹奇活捉，並其將張漢杰等二百餘人，斬首六千級，器械輜重不計其數。將王彥章、張漢杰等押赴唐主軍前，獻俘奏捷。唐主呼王彥章問曰：「您平常問詆毀我做『李亞子鬥雞小兒，初何足言。』今日為小兒拿來，您怎生活活計麼？道還著服咱小兒麼？您素號名將，何不守兗州？您不思中都無城壁，何以自保？如此料事，非計之善，所以為我擒也。」彥章對曰：「彥章力非不足，謀非不深，奈天命已去，人亦無如之何也。」唐主親釋彥章之縛，賜藥使敷其創；惜彥章之勇，不忍殺之，遣人詔誘，欲使為己之用。彥章曰：「咱本鄆州一匹夫，蒙大梁恩遇，位至上將，與皇帝陛下驅馳於魏博、楊劉之間，血戰十五年，勢窮力屈，拿赴軍前，分甘一死。縱陛下可憐見小人武勇，欲全而生我，咱有何面目可以見天下之人？大丈夫斷頭便斷頭，怎敢畏死？若使咱朝為梁將，暮為唐臣，小人之所不為也！」唐主料彥章不屈，復使李嗣源自往諭之。嗣源曰：「您不見魏鄭公事乎？魏證事太子建成，一日，秦王殺建成，立為天子，魏證事秦王，致正觀太平之治。秦王廟號太宗，至今配食太宗廟庭。您若回心事唐，君臣義同一家。況舍逆從順，將軍非失計也。將軍熟思之！」彥章曰：「汝非邀倂烈乎？敗軍之將，怎可收用？願汝一言，早賜處分。使咱得與顏杲卿、張巡輩遊於地下足矣，又復何言？」嗣源度彥章終不為用，告唐主曰：「彥章烈士，死非所恐也。」於是諸將皆呼萬歲，舉觴為唐主壽。唐主舉賜酒命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贊決之力也。向聽李紹宏等謀，咱之大事去矣。」又顧諸將謂之曰：「向吾所憂者惟彥章一人，今已就擒，此天授我以滅梁之機會也。然段凝尚在河上，計將安出？」諸將皆曰：「東方諸鎮（精兵，皆在段凝麾下，所在皆空城耳。今天戈所指，何向不克？倘先廣地，東薄於海，觀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曰：「此非善謀。臣愚區區，以為莫若急取大梁。大梁既平，則諸鎮可傳檄而定矣。」李嗣源大呼曰：「延孝之謀忠矣！大凡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之知也。設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便使知我軍所向，便遣救兵，若取直路，則有阻灣之險，須從白馬南渡，則舟楫亦難猝辦。此處去大梁最近，長驅而前，兩日可到。若使段凝得知大梁之急，便發援兵，兵未到而梁主已在吾阱中矣。臣請以馬軍三千為先鋒，陛下親帥大軍殿後徐進。」唐主聽得此言，撫髯而嘆曰：「朕之計決矣！」即日嗣源辭先行。明日，唐主離中都，臨行，將王彥章押付法場斬了。唐主為之流涕。不兩日，唐之大軍已到曹州，梁諸郡守將望風迎降。梁主友貞聞道王彥章已死，唐軍又到，倉皇駭愕，聚族相對而哭。諸將束手無策。梁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段凝軍，收兵拒唐。皇甫麟曰：「段凝非將帥材，彼聞王彥章已就擒，則破膽矣。安保其能為陛下盡節乎？」梁主復召宰相謀議，鄭■欲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緩唐師。梁主泣曰：「事至今日，怎敢愛寶？但恐您此行未必了得事也。」王良久思之曰：「咱未敢自謂了得，了與不了，一付之天可也。」左右皆笑其疏愚。梁主置傳國寶於臥榻上，忽為左右竊去，以迎唐主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與卿俱死可也。」麟不得已弒梁主，卻引刀自殺。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迎降。是日唐主大軍接踵而至。嗣源聞唐主駕至城下，開門躍馬出迎，見唐主急下馬山呼稱賀。唐主喜甚，將手攬住嗣源衣袂，以頭撞其懷中曰：「咱得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汝共之。」段凝統軍入援，使杜晏球為先鋒，行至封丘田地，聞梁主已亡，遇李從珂軍，晏球先納款降附。段凝繼至，以所部軍五萬詣李從珂軍前歸降。唐主慰勞之，賜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賜晏球姓名曰李紹虔。段凝出公卿間，揚揚自得，了無慚色。梁之舊臣憤之，皆欲磔其面皮，扶其心以食之。即日毀壞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詔漆朱友貞首級，函之藏於太社。唐加李嗣源為中書令。楚王殷遣其子希范入見，將行營都統印繳納，上本道將吏籍。唐主遣使告吳王以滅梁之捷。徐溫怨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如之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驕氣盈，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徐溫曰：「未到數年之間，彼若萌不肖之心向我，又將奈何？」可求曰：「但當卑辭下禮，保境安民，以待其變耳。」唐使初稱詔諭，吳主不拜。使者奏聞唐主，易詔為書，只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王，辭禮如箋表之體。十一月，梁李紹欽納貨賂於伶人景進，結托掖庭，授李紹欽為奉寧節度使。蓋唐主幼善音律，好伶優之戲；或時自傳粉墨，與伶人共舞於庭，以娛悅劉太后。唐主優名為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趨前遽批唐主頰。唐主變色而怒曰：「爾無君臣之禮邪！」新磨徐徐答之曰：「理天下只有一人。連呼李天下、李天下，尚呼誰邪？」唐主悅，厚賜之。嘗在中牟縣放獵，馬蹂踐民田禾稼，中牟令伏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踐民田禾稼，將使百姓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令左右推轉了來。新磨追還，擒赴馬前，告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天子好田獵否？奈何縱民耕稼，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固合行刑。」唐主聞之有愧色，因笑而釋之。唐朱友謙與溫韜入朝，唐主賜宴，仍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賜康延孝姓名曰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謂唐主曰：「溫韜發唐山陵殆盡，其罪與朱溫同科，怎可復居方鎮？豈不為天下義士之笑？」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矣。」竟遣就鎮。十二月，唐遷都洛陽，從張全義之請也。御史臺奏請復行唐舊律令。

同光二年正月，岐王李茂貞遣其子繼■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先朝舊舊，特加優禮，賜詔不稱其名。唐自天祐以來，僭宦暨用事幹政，多用土人代為內諸司使。至是復敕內官千餘人詣闕，使為內諸司使；後置諸道監軍。自此宦者干政，陵忽主帥，估勢爭權矣。唐主遣李存渥、李繼岌往晉陽迎太后、太妃。太妃曰：「陵廟多在晉陽，若俱去，則歲時甚人主奉祀事？」遂留晉陽，惟太后入洛陽。唐主議行祀南郊。是時孔謙好聚斂以媚人主，凡敕文所蠲免者，謙復徵求無已。自是雖有詔令，皆不取信，百姓為之怨怒。那時郭崇韜兼將相之權，豆盧革問之曰：「汾陽王郭子儀本太原人，公世家居雁門，豈其派裔否？」崇韜曰：「嘗見先人說上距汾陽王十四世爾。」革曰：「如此則郭子儀乃公之從祖也。」崇韜緣此認郭子儀為宗譜，每以膏粱子弟自處，好品藻人門地高卑，故嬖倖之徒，多怨嫉之。崇韜與親信人謀曰：「吾備位宰相，令嬖寵之徒、勳舊之族，往往憎怨咱居其上。吾欲還本鎮迴避它

如何？」左右曰：「您豈不見蛟龍失水，反為螻蟻所食？不可出外。公但請主上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人宦官之讒，不能入矣。」崇韜曰：「此謀是也。」即日帥百官共奏，請立皇后。表文云：

臣崇韜伏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是故《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表正宮中，所以化美風俗。臣仰惟皇帝陛下，自居尊履位以來，未正中宮位號。切見夫人劉氏，懿柔淑恭，舊有令聞，弼亮帝德，綽有壺儀。乞早崇位號，以副四海之望。臣昧死謹言，伏取進止。

同光二年正月日，臣郭崇韜表上。

唐主覽奏，即日命翰林院草冊文，下太常寺討論立後典故，簡冊劉夫人為皇后。冊文曰：

維同光二年，歲次甲申，二月乙丑朔，越六日庚午。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帝踐祚以來，考慎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劉氏，徽柔溫淑，綽有令儀。越朕初載，來嬪藩邸，資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君臨萬方，只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闈。今遣攝太尉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省事上柱國汾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崇韜，持節冊命爾為皇后。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王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有無疆之福。猗歎休哉！

唐主既命崇韜冊劉氏為皇后，劉皇后詣殿下謝恩已罷，歸宮厚有饋送郭崇韜。卻說那劉皇后生自寒族，其父以醫卜為業，幼年被擄入宮，得倖從唐主。在魏時，父聞其貴，詣魏州上謁，後深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為亂兵所殺，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宮門外。後性狡悍淫妒，專務蓄財，如薪蔬果菜之屬，皆販賣以求利。及為後，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以獻天子，一以獻中宮。皇后無所用，惟以寫佛經佈施尼僧而已。三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各進獻暖殿物，珍珠寶貨，各以萬計。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貴，後屢檄州縣督之。唐主往年胡柳之役，伶人姓周名匝為梁所獲，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時，匝來謁見，因泣言：「臣之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二人保全之力也，願陛下得二州刺史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人。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加於戰陣之士，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忠義之士扼腕，緩急無以為用。」唐主乃止。逾年，伶人周匝再以為請，上乃語崇韜曰：「朕已許周匝矣。公之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乃命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七月，駕幸雷山，祭賽天神。十二月，唐主及劉皇后，往幸河南尹張全義居第。全義大陳貢獻之物。酒酣，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皇懼固辭，後強之，然後受後拜，復貢獻謝恩。明日，令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張全義。鳳乃奏曰：「自古及今，未有天下之母，稱人臣為父者，不敢奉詔。」唐主嘉其直，乃以銀胡瓶一個、絹一百匹賞之。司天台奏李犯彗，當主火災。群臣奏請修德以消弭災異。上曰：「火之為災，但令城門多置水以禳之可也。」

同光三年正月，義成節度使王都將入朝，唐主欲辟球場以待之。留守張憲謂場有即位壇不可毀，請更就宮西辟場。用工數日未畢，上竟命毀即位壇。憲又奏曰：「此壇主上受命之所，若之何毀之？」唐主立命兩虞候毀之。張憲退，私謂崇韜曰：「忘天背本，莫不祥於此矣！」宦者欲增廣廣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採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初，五台山有妖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以四月大旱，遣使迎誠惠至洛陽，上帥后妃百官皆拜之。惟郭崇韜不拜。誠惠安坐不起。使祈雨，數旬不應。郭崇韜曰：「誠惠狂惑官家祈雨，春秋之世，焚巫尪以祈雨。今誠惠亦可代巫尪，焚之即雨。」誠惠聽得這話，密地逃去。主上亦不以為罪。至六月，連雨七十五日，百川皆滿溢，田疇無青草。那時，唐主苦溽暑，宦官因說：「長安全盛時，宮中有數百樓。今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官曰：「郭崇韜常謂孔謙言用度不足，為之蹙眉。恐陛下雖欲營繕，彼必有言說。」上曰：「朕自用內府錢，又何害於事？」乃遣中使語崇韜曰：「今歲盛暑非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暑不可度，為之奈何？」崇韜調中使道：「您歸奏主上，謂昔在河上時，勁敵未滅，仇恥未報，雖有盛暑，亦不顧也。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雖珍台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河上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畢命王允平營治消暑樓，所費巨萬，日役萬人。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土木之役，以俟豐年。」唐主不聽，越兩旬而樓成，百姓愁嘆。

同光四年，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宰相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繕軍食，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借武功，亦由天命。咱每既得天命，則人怨其如何？」宰相於便殿論之，後就屏風後屬耳聽其言，須臾出妝具並二銀盆、幼皇子三人，出示宰相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宰相嚮之以贍軍。」大臣皆皇懼而退。卻說李嗣源為亂軍所迫，李紹榮在衛州奏言嗣源已叛，嗣源遣使上表，自訟其冤，皆為紹榮遏絕不得達。石敬瑭說嗣源曰：「大梁者，天下之要會，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唐主發洛陽，止於地名汜水，聽得嗣源兵在黎陽，遣其子繼瑋召之，中道為李紹榮所殺。嗣源至滑州，唐主遣使輸款與嗣源，約曰：「先入者得之。」石敬瑭以勒兵入封丘據其城，遣人趣嗣源入大梁。唐主至萬勝鎮，聽得嗣源已入大梁，是日，唐主即命旋師；扈從二萬五千人，潰散萬餘人。還過罍子谷，道遇衛士，謂之曰：「適報魏王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與您每。」衛士曰：「陛下賜亦遲矣，不濟得事。」唐主又索袍帶賜從官，有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抽刀逐之曰：「使吾君失社稷，皆因此輩！」容哥走謂同黨曰：「皇后吝財至此，今乃歸罪於咱輩！事若不測，將磔吾萬萬段，不能待也。」赴河而死。四月初一日，唐主復如汜水，備辦行裝，將趨發，為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率所部兵攻興教門；聽得軍變，急引兵憩茂林下，近臣宿將，皆解甲逃遁；獨散騎都指揮使李彥卿，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拒敵。唐主俄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廊下，拔箭渴漣而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將金寶收納囊中，繫馬鞍，與申王存渥、李紹榮等焚嘉慶殿出走。那時，李嗣源至罍子谷，聞唐主死，乃憫哭入洛陽，居於私第。下令禁諸軍焚掠，就灰燼中收拾莊宗骨殖而殯葬之。豆盧革帥百官上箋勸進，嗣源諭諸將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待入朝自訴，又被李紹榮攔當，致主上及禍。諸君見推，非我意也，願勿復言。」百官凡請李嗣源監國，箋凡三上，嗣源乃入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劉后奔晉陽，與存渥私通，存渥為軍殺死；劉后往晉陽為尼，嗣源使人一就殺之。又執李紹榮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下教切責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克軍民之罪，斬之。因罷諸道監軍使。有司勸進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請改國號。嗣源曰：「吾年才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先帝垂五十年，經營攻戰，未嘗不與同甘共苦。武皇之基業，吾之基業也；先皇之天下，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嗣源乃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至於受冊時分，始御袞冕。百官且吉服，山呼萬歲稱賀。大赦天下。簡汰後宮，量留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詔中外毋得獻鷹、奇玩。凡諸司使務，有名無實，廢之。仍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之稅，卻諸侯之貢。初政清明，有可稱者。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開讀。重誨亦不甚曉悉，奏置翰林端明殿學士，選文學之士馮道、趙鳳二人充選。

天成三年正月，唐主更名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三月，以石敬瑭為六軍諸衛副使。十月，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十二月，有相者周玄豹在晉陽見唐主，因言唐主貴不可言。及即大位，唐主欲召玄豹赴闕，趙鳳曰：「玄豹之言已驗，陛下無所詢問。今若召之來到京師，則輕躁狂妄之徒，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唐主從其言，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一二百兩、縑二百匹以賞之。

天成三年二月，皇子從璨性剛躁，是時安重誨招權納寵，從璨不為之屈。上東巡，與客宴於會節園內，酒酣戲登御榻，謂客曰：「吾若得坐此榻，卿毋憂不富貴。」重誨以無君奏坐之，唐主賜從璨死。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蹇傲狠，不事政治。唐主遣左右往北都諷導從榮。其人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賢，有老成之風。相公年齒居長，直自勉勵，不可使聲名在河南之下。」從榮退與楊思權謀曰：「大家左右有此等言話，我將廢乎？」思權因與從榮言：「相公宜募部曲勇士，繕治甲兵，為自固之計。」其人密知其說，告馮質。質密奏於上。及朝廷召馮質人為宣徽使，謂大臣曰：「從榮剛褻而狂輕，宜選重德之士以輔之。」唐主曰：「朕當與大臣議之。」史館修撰張昭遠進諫，其疏曰：

臣切見先朝皇帝皇子，皆好俳優，入則飾姬妾之奉，出則誇僕馬之多，習尚如此，何由而成其賢德？臣愚，切謂諸皇子宜精選有德之士，以為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使之聞正言，行正行，講明經史，以知義理之所歸；親近儒生，以知安危之所伏。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於春宮，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原也。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肆議；至於恩澤賜予之際，婚姻省侍之間，嫡庶長幼之分，宜示以等威，絕其僥冀之心，則養成德器於少成之時，習慣自然，將無所往而非正矣。謹具疏聞，惟陛下採擇。

唐主覽疏，稱嘆其忠，然卒不能用也。是年歲大熟，唐主與馮道從容論治，因言今年禾穀屢登，四方無事。道因言：「臣昔在先皇幕府，差咱奉使中山，行歷井陘之險阻，臣恐馬跌，執轡甚謹慎小心，所以無顛仆之患。及至道途坦平處，此心夷然，不以為懼，放轡縱逸，馬蹶，顛隕反不能免。此無他，患生於所忽也。凡為天下者何以異此？昔馮異告漢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臣亦願陛下無忘在大梁時，則天下生靈受安靖和平之福蔭，宗社幸甚。」唐主稱善再三。且說話說 &~YWGV1;怎生說馮異的事？光武收王郎時分，士馬飢乏，主簿馮異在無萁亭進豆粥；及至滹沱河，又進麥飯。及光武中興，登極後，遣中使賚珍寶衣服錢帛賜與馮異；道與中使曰：「倉卒無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至今未報謝。」異頓首謝道：「咱聞齊管仲對威公道：『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所以齊國賴之以伯。」馮道舉這故事告著唐主，望唐主居安慮危也。一日，明宗問馮道曰：「今歲谷豐登，百姓還贖足否？」道答云：「農家乃四民中之最可憐者，歲荒則死於流離，年登則傷於穀賤。臣記得進士聶夷中嘗有一詩《傷田家》，說得最好。」明宗曰：「試舉似其詩如何？」道誦曰：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

醫得眼下瘡，剗卻心頭肉！

明宗深有味乎其言，令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明宗為見世亂無主，於宮中每夜焚香，告天密禱曰：「臣本胡人，不能做中國主，致令甲兵不息，生靈愁苦。願得上天早生聖人，為中國萬民之主！」是年趙太祖生於汴梁夾馬營中。

長興元年，安重誨詔使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用計逐皇子節度使李從珂。蓋是明宗在真定路時分，李從珂共安重誨飲宴，因酒酣後，從珂毆重誨；及到酒醒後，謝罪悔過；重誨終是內懷不平。至從珂為河中節度使了，重誨屢在明宗前讒譖，欲陰害之。明宗不聽其讒，故為矯詔之事以激從珂反叛。楊彥溫受安重誨之令，伺候從珂出城閱馬軍教習，彥溫勒兵閉門，拒從珂使不得入。從珂使人詰問，彥溫對曰：「咱非敢負恩，受樞密宣，請公入朝。」從珂遣使告急於明宗。明宗問重誨，重誨對曰：「此奸人妄言，宜誅之。」明宗欲誘彥溫親問這事；重誨因請伐從珂，乃命索自通部兵攻從珂。明宗謂自通曰：「必生致彥溫解來，吾欲面詰其事。」從珂倍道兼行入朝，自訟其冤。明宗責使歸第。自通至河中，竟斬彥溫，使從珂受讒無以自明。明宗召安重誨責之曰：「吾兒為奸黨傾陷，未明曲直，公遂不欲置之人間，何也？朕昔為小校時，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咱為天子，顧不能庇吾兒邪？卿要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明宗曰：「使閑居私第可也，毋得復言！」明宗乃立皇子從榮為秦王，從厚為宋王。曾有一詩詠道：

忍教骨肉自相屠，重誨讒邪總詆誣。

不是明宗全父道，恐為矯詔殺扶蘇。

話說 &~YWGV1;說這扶蘇的事：如秦始皇巡幸驪山，至沙丘而崩。李斯為丞相，秘不發喪，與趙高謀矯詔賜太子扶蘇死，立胡亥，卒亡秦家天下。設使唐明宗不能察見安重誨之讒，則父子自相屠戮矣。明宗由是漸疏安重誨。因那石敬瑭攻蜀未下，明宗欲自行督戰，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

長興二年，召安重誨還，授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明宗既解安重誨機務，乃召李從珂泣謂之曰：「如重誨意，汝不得復見老爺矣！」授從珂為左衛大將軍。且說明宗的妃王氏，餅家子也，有姿色，號為「花見羞」。少年實在梁故將劉鄩家為侍兒，明宗納之後宮。明宗議立皇后，曹氏當立。曹氏謂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代我為後。」淑妃曰：「後，帝之匹偶，至尊之位，誰敢乾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五月，安重誨表請致仕；閏月，詔以太子太師致仕。皇城使翟光鄴素惡安重誨，明宗遣詣河中察之，因語光鄴曰：「重誨果有異志，則殺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從璋乃拜於庭下，重誨驚愕，下階答拜，從璋奮槌擊殺重誨及其妻張氏。六月，詔天下均民田稅。九月，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思慮至此，可謂仁及禽獸。」明宗曰：「朕昔從武皇畋獵時，秋稼方熟，忽有獸走入田中，遣馬騎取之。比及得獸，則禾稼無成。以此思之，獵之有損無益乃如此，故不欲復遊獵以妨民田耳。」

長興三年二月，初令國子監刻九經板印賣。且說初秦王從榮為人輕雋，兩目作鷹視，喜為詩，好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明宗問從榮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必碩儒端士乃可親之。汝將家子，文章必不能工，傳之於人，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此心每喜聞之；如浮薄之詩，不足學也。」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室永寧公主，與秦王從榮異母兄弟也，素相憎惡。從榮每忌從厚聲名出於其上。敬瑭不願與從榮共事，每欲求外鎮迴避那從榮。會契丹入寇，明宗命擇河東帥，范延光、趙延壽皆以石敬瑭為薦。明宗乃授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敬瑭軍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托以心腹之任；故軍府事，悉委劉知遠；滌藏事，悉委周瓌。

長興四年三月，立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太僕少卿致仕何澤上表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明宗覽表泣下，謂左右曰：「群臣請立太子，朕當歸太原舊第，以終吾生耳。」詔宰相樞密等議之。從榮見上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邪？」延光等白明宗，授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一月，明宗疾作，秦王從榮入問疾，明宗俯首不能舉。從榮才出宮，聽得宮中哭聲。明日，稱疾不入侍，遣都押牙馬處鈞與朱弘昭、馮贇道：「秦王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之變。」二人答馬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盡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秦王怒，再遣馬處鈞語朱弘昭、馮贇曰：「公輩不愛家族耶，何為拒我？」朱、馮二人告王淑妃、孟漢瓊，急召康義誠謀議。從榮已將馬步軍一千元在天津橋伺候；再遣馬處鈞到馮贇居第，謂曰：「秦王今日決然入宮，您等死生禍福，在須臾間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責康義誠道：「咱自布衣至將相，苟秦王兵馬得入此門，當置主上何地乎？」義誠徘徊議論未決，忽監門報曰：「秦王軍至端門外了，計將安出？」漢瓊拂袖起去，徑入殿門。朱弘昭、馮贇繼踵而入。漢瓊見明宗曰：「從榮反叛，軍已攻端門矣！」明宗淚下，指天而言曰：「從榮負咱恩，爾曹善自處置，休驚動我百姓。」是時從珂孩兒李重吉做控鶴指揮使，亦在侍疾。明宗呼重吉謂之曰：「咱與爾父在軍中冲冒矢石以取天下，從榮有何功，乃為人所教，如此悖逆！當呼爾爺以兵柄授之，除這凶悖可也。」重吉感泣，帥控鶴軍守著宮門。孟漢瓊疾忙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帥馬軍五百人攻討從榮。從榮走歸府。皇城使斬從榮，函首來獻，並殺其子。即日追廢從榮為庶人。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召入朝。次日，明宗崩，時年六十七歲。十二月，閔帝從厚立，改元為應順元年。

正月，徵潞王從珂，從珂辭疾不赴。使者至鳳翔，皆言得從珂私事。朱弘昭、馮贇忌從珂之功，不欲使他的兒子重吉掌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的女孩兒在洛陽為尼，亦召入禁中。從珂因此轉生疑懼。朱弘昭、馮贇不喜石敬瑭久在太原，更不降制書，只差使命特宣授潞王從珂移鎮河東，石敬瑭徙鎮成德。從珂內懷疑猜，不肯拜命。從珂移檄鄰境，檄文云：

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顧兵單力弱，恐不能濟，願借靈藩之援，以迄大事。

時王思同等執其使以奏。惟隴州相 &~YWGV1;金傾心附從。三月，朝廷差張彥威帥張虔釗、孫漢韶、張從賓、康福等五節度使會合軍馬討鳳翔。軍抵鳳翔，從珂登城泣向諸軍曰：「吾未冠時，從先帝出入行陣，間關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共取天下。爾曹親睹其事。今新君信任朱、馮老畜讒言，戕害自家骨肉，我有何罪而受誅戮？」道罷，因慟哭。諸將聞得此言，皆為揮涕，反

戈攻擊張虔釗。虔釗走遁。楊思權大呼曰：「大相公即我主也！」率諸軍解甲投戈請降。潞王斂城中財帛，支犒軍士罷，遂建大將旗鼓，統率大軍，趨長安。閔帝從厚聽得大軍將至，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那時康義誠要悉兵拒敵。潞王軍至昭應，捉獲王思同，潞王詰責之，本欲赦宥其罪；楊思權、劉延朗待潞王醉，矯制殺之。潞王先鋒至陝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來即大位！爾徒數人，待累一城生靈肝膽塗地乎？」士庶聞之，皆相率赴軍前請降。閔帝從厚聞變，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投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居第，函二人首級，傳詣潞王軍前。閔帝出奔魏州。潞王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潞王傳教敕曰：「未見梓宮，未可與諸人相見。」潞王入謁太后、太妃，徑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故。馮道率百官班見下拜，王亦答拜。道兩上箋表勸進，潞王曰：「予此行甚非得已！俟皇帝歸闕園陵葬殯，自退守藩方。諸公遽言這事，非所願聞。」明日，太后下令廢卻閔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重事。又過了三個日頭，太后下令，潞王可即皇帝位，乃變服即位於柩前。潞王元是鎮州平山人氏，本姓王；明宗兵過平山，掠得其母魏州並其子，明宗養以為子，名從珂。及長成，驍勇善戰，莊宗常呼其字曰「阿三」。登極後，改元清泰。遣王鬱賜酖飲閔帝，閔帝不飲，鬱縊殺之。磁州刺史宋全詢，遣使問起居，聞閔帝遇弒，慟哭者半日，乃自縊死。有司百計斂民財賞軍，僅得六萬。廢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辦；百姓無所從出，往往赴井自縊而死。至取傳國寶同上玄武樓，令軍士縱火自焚而死。惟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球場免禍。晉主入洛陽，唐主皆解甲投戈待罪。下詔追廢從珂為庶人，時年五十一也。晉高祖石敬瑭兵既至洛陽，命軍士收拾其燼骨，葬於徽陵城中。徽陵蓋唐明宗葬處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壟，封僅高數尺，行路之人見者，為之流涕。

詩曰：

堪笑鴉兒興後唐，四君三姓自相戕。